

蝶变·新征程 专题宣传报道

倾听历史 感同身受 体悟“五朵金花”的历史荣光

文 戴娟娟

一只煤球炉,创造历史,见证历史

1958年9月28日,上海焦化厂在吴泾建厂。此后50多年间,焦炉从一座发展到六座,支撑着上海城市管道煤气的“半壁江山”,还帮助上海市民甩掉了80万只煤球炉。

2012年5月31日,上海焦化厂6号焦炉推出最后一炉焦炭,六座焦炉全部关停,这意味着上海人工煤气历史的结束。

一段荣光岁月,热火朝天,惊心动魄

越是艰苦的环境 越是能磨练人

1958年,为了推动工业建设发展,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吴泾建立焦化厂、化工厂和电化厂。60年来,上海焦化厂为上海钢铁产业提供了几千万吨的焦炭、化工原料和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上千亿立方米的城市煤气。

炼焦生产长期占据焦化厂的龙头地位,是上海焦化厂赖以生存的工作“母机”。上海焦化厂生产的城市煤气占到全市管道煤气供应量的近50%,焦炉生产的高热值煤气是城市煤气的重要气源,其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但是焦炉又是焦化厂工作最艰苦的岗位,每天面对的是升腾的烈焰、漫天的粉尘,以及呛人的煤气味。炼焦工人常年工作在环境温度达50℃~60℃,夏季可以达到70℃~80℃。在炉子上操作,有时要冒着几百摄氏度的高温辐射拼命地扒焦,或是钻进尚有二三百度余温的炉膛内修补炉墙。炼焦工人穿的隔热服,能够抵挡2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,但也仅仅能在炉膛内逗留3分钟,边上还要有人时刻观察监护,发生状况立刻把人从炉膛里拽出来。不仅如此,因为炉膛很窄,人只能侧着身子进去操作,所以这个活

特别特别艰苦。

越是艰苦的环境,越是能磨练人。炼焦车间艰苦的环境,造就了一批生产骨干、岗位上的先锋。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、重庆市市长的黄奇帆同志,就曾在焦炉厂当过炼焦车间工人。善于思考又敢想敢干的黄奇帆先后带领团队攻克了焦化厂管理上“三笔糊涂账”:原料煤炭进厂无法计量、大宗产品焦炭出厂一笔糊涂账、煤气产量出厂靠毛估估。

在岗期间,黄奇帆为焦化厂贡献了8项重大技术管理和革新成果,两次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,1982年又获全国技术革新能手的荣誉称号。

千钧一发之际 党员冲在最前头

焦炉的运作相当特殊,炉体要保持在300摄氏度,如果低于这个温度,焦炉就要报废。焦炉一经点火,这把火就成为炉膛里不灭的火。所以焦炉的抢修,都是高温的状态下进行,比其他的装置抢修,难度、危险性都要高得多。在一次次的紧急情况下,焦化厂的一线党员总是冲在最前头。

1994年7月4日傍晚,正常作业的4号焦炉因为突然断电,燃起了冲天大

火。情况来得太突然,让人猝不及防,关键是要把火势控制住。这时,炼焦车间100多名工人没有一个逃离火场。当时的车间副主任和乙班的调度两人都是共产党员,他们率先穿上了防火石棉衣,冲进火海,将被烈火烤得滚烫的4号焦炉集气管盖板打开。由于断电,鼓风机停止工作,所以焦炉内的煤气聚集,达到临界点就会爆炸,正是两位党员不顾自身安危的这一举动,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大爆炸。

焦化厂 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锋

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,焦化厂改革发展风起云涌,企业连上几个台阶。

从1958年诞生之时,焦化厂一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“宠儿”。老一辈焦化人说,当时焦化厂的煤炭由国家调拨,运输由国家安排,产品由国家包销,企业只要把产品生产出来,其余一切都不用管。

然而,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洪流打翻了“大锅饭”,砸碎了“铁饭碗”,一下子把焦化公司推进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。当时的焦化厂如果不能解放思想转变观念,就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形势。一句话:市场上遇到的难题,只能市场上寻求解决的办法。

焦化人也的确展现出了敢为人先的勇气。从1982年到1990年,焦化公司从最基础的管理抓起,连续迈上了合格企业、无泄漏企业、清洁文明工厂、化工部6号企业、国家二级企业、国家一级企业的台阶。1990年代的时候,焦化人用一种壮士断腕的精神,告别了计划经济的体制,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机制,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先行者。

那时候公司一方面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,打破了长久以来的用工的“大饭碗”制度,建立了企业内部的劳动力市场,员工实行竞聘上岗,打破了“铁饭碗”。管理人员也实行聘用制和竞聘制,抛弃了“铁交椅”,从推销转为营销,变坐商为行商。改革增强了企业的活力,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。

1990年代末,国家大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,焦化公司再次顺应这一发

展浪潮,1997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。2014年,上海焦化厂与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资源优化整合,更名为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。

“三联供” 让沪上万家灯火明

在改革过程中,“三联供煤气化工程”是上海焦化乃至上海这座城市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。

1990年代初,上海焦化厂已经拥有4座焦化炉,放眼全国也能算得上是一家大型的煤化工企业。但是焦炉由于开放式的生产工艺,加上技术比较落后,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水、废气和固体废物,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。焦化的工艺,碳的转化率只有50%~60%,又造成了大量的能源浪费,改革煤化工的生产工艺,对建在上海大都市的焦化公司已是迫在眉睫。

当时,美国的煤化工已经有了比焦化更加先进的气化工艺,既环保又节能,是煤化工的发展方向。发展煤的气化工艺,为上海城市煤气化做贡献提上日程,最终形成的便是“三联供工程”。所谓“三联供”,指的是供化工、供煤气、供热电,上海焦化采用了美国德士古气化技术,清洁环保,产气量又大,碳的转化率达到了90%以上,而且还能利用一氧化碳作为原料替代石油生产大量的化工产品。

“三联供煤气化工程”1992年3月2日正式开工建设,一期工程的目标是日产城市煤气320万立方米,实现上海城市煤气化超85%,甩掉80万只煤球炉,同时还生产20万吨甲醇。当时《人民日报》用了这样一个标题报道“三联供工程”:《不把煤球炉带进二十一世纪》。1995年底,“三联供工程”建成投产,使得上海焦化的城市管道煤气产量占到全市的一半,上海焦化也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煤气生产企业。

上海焦化的“三联供”让千家万户燃起蔚蓝色的煤气火焰,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上海的城市环境。可以说,“三联供”是上海市的民心工程、实事工程,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同志来视察上海焦化时,特意为了“三联供工程”题词“造福人民”。

我与上海焦化厂的 岁月长歌

口述:王阿姨(原上海焦化厂职工)
整理:刘皓

从知青到焦化人: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

1993年的春天,我站在上海焦化厂的大门口,仰望着直插云霄的大烟囱,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,既忐忑又激动。那时候的我,哪儿能想到,这片土地、这座工厂,会成为我半辈子的牵挂,陪我从青丝走到白发。

我出生在上海,但年轻时响应号召,去了安徽支援建设,并在当地结了婚安家。我和爱人在当地一家化工厂上班,我爱人后来还考上浙江大学化工系深造,毕业后回到安徽,日子过得平淡却安稳。

1989年的一天,父亲的一封信打破平静:“上海焦化厂要上‘三联供煤气化工程’,国家重点项目,急需人才。你们愿不愿意回来?”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上海化工系统的老职工,父亲的来信里藏着他在这座城市的眷恋和对我们的期盼。我和丈夫犹豫了好几宿——要放弃安徽的稳定生活,回上海从头开始,这个决定并不容易。可一想到能为新中国工业发展添砖加瓦,我们咬咬牙:“回!”

1993年,我们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

了上海。丈夫凭着化工专业的本事,作为引进人才进入上海焦化厂设备部,我则作为家属进了后勤岗位。那时的吴泾还是个典型的工业郊区,焦化厂周围尽是农田和荒地,晚上走在路上,路灯稀稀拉拉,空气里总飘着一股煤烟味儿。工厂给我们分了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,两室一厅,简单却温馨。我记得搬去到那天,丈夫拍着墙说:“这就是咱们在上海的新家了!”我们相视一笑,心里满是踏实。

黄金年代:汗水与荣光交织

虽然有心理准备,但当我真正走进焦化厂的车间时,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巨大的炼焦炉像座小山,炉旁工人们穿着厚实的深蓝色工装,手里挥着铁锹,汗水顺着脸淌下来。那时候工厂还没完全实现自动化,生产靠人力。工人们三班倒,调度室的电话铃声没停过,生产线上的每一块焦炭、每一立方煤气,都是大家用汗水熬出来的。

最叫我骄傲的,是“三联供煤气化工

程”。工程启动时,全厂上下都像打了鸡血。那是个大项目,一期目标是日产煤气320万立方米,供应上海85%的家庭。为了赶进度,工程师们泡在车间不回家,工人们主动加班。这些煤气通过管道送到千家万户,点亮上海的夜晚,温暖无数家的灶台。我们这些普通工人,便是用双手撑起了这座城市的命脉。

焦化厂不光是生产的地方,还是技术创新的摇篮。从最开始的手工操作,到后

蜕变:从工业重镇到宜居新城

随着时代的发展,环保成了大话题,焦化厂也赶上了转型的浪潮。高污染的老设备陆续淘汰,厂里开始搞清洁生产。刚开始,工人们都不乐意:“干了几十年都这样,咋突然要改?”可当我们看到污水处理系统把黑乎乎的废水变成清流,大家的心态也变了。时代在往前走,我们的工厂也不能只顾产量不管未来。2010年后,焦化厂改名叫华谊能化,业务转向新能源、新材料,但无论怎么变,每次路过焦化厂时,我仿佛还能听到当年车间里的机器轰鸣,看到工人们忙碌的身影。

记得1990年代的吴泾,提起这地

儿,人人都说“工业味儿”。焦化厂、氯碱厂、碳素厂……这“五朵金花”撑起了上海化工的半边天,吴泾的天空也常被烟囱吐出的白烟笼罩。那时候的人们总嚷着要逃离吴泾,说这儿“天是灰的,空气是呛的”。2000年商品房热起来时,我们家的随大流,在普陀区买了套房,搬离了吴泾。

然而,时代的浪潮总是出人意料。2007年,女儿陪同事来看房,回来兴奋地说:“妈,吴泾变样了!万科在盖新小区,环境可好了!”我和老伴半信半疑地跑去看,差点没认出来——原来的荒地变成了花园社区,绿树成荫,商场、学校、医院

岁月如歌:老焦化人的幸福晚年

如今,我偶尔路过焦化厂旧址,夕阳给烟囱镀上一层金光,江风吹过,黄浦江面波光粼粼,我的内心忍不住泛起万千思绪。

回想这一辈子,从安徽到上海,从知青到焦化人,我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,可我和无数老焦化人一起,用汗水浇灌了这片土地。我们见证了吴泾从荒

凉郊区变成宜居新城,见证了焦化厂从烟生漫天到绿色新生。那些火热的岁月,那些并肩奋斗的面孔,那些为新中国工业流过的汗与泪,都化成了我心里的温暖。

今天的吴泾,高楼林立,车水马龙,热闹非凡。我常想,能在这儿安度晚年,能看着孙辈在这片土地上长大,真好。我们的

青春没白费,我们的付出有了回报。这幸福感和获得感,是吴泾、是上海给我们的最好回报。

那些年,我们是焦化厂的螺丝钉,是新中国工业前进的铺路石。现在,我是吴泾的普通居民,是幸福的上海人。岁月如歌,我的故事,就唱在这片土地的每一寸风里,唱给每一个听过的你。

